

朱光潜“情趣”说的人生论美学内涵 及其当代美育实践启示〔*〕

○ 郑玉明^{1,2}, 刘广新¹

(1. 浙江理工大学 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18;

2.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3)

〔摘要〕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以“情趣”为核心范畴,认为美和艺术是情趣的意象化。他从艺术美出发,主张审美艺术人生和真善美的统一。他一方面强调艺术情趣源于人生活活动,一方面关注人生实践的情趣化艺术化,这就使“情趣”说升华成了重要的人生论美学命题。朱光潜的“情趣”说及情趣教育观,对今天的美育实践具有重要的思想启示。

〔关键词〕“情趣”说;人生论美学;启示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09.013

“情趣”是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努力把审美、艺术和人生统一起来,坚持真善美的融合统一,以实现“人生艺术化”“艺术人生化”,是朱光潜“情趣”美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既要求艺术以情趣的意象化所形成的美的境界为中心来创构作品,又要求作为人生主体的人的艺术情趣的丰富,以追求和实现人生的艺术化情趣化。这就使“情趣”说完全成为了人生论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可以将之概括为情趣人生论美学观。^{〔1〕}它与人生论美学主张真善美贯通、关注审美艺术人生统一的大美观完全一致,^{〔2〕}在当今市场经济和高科技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作者简介:郑玉明,博士,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现代美学与文艺基础理论;刘广新,博士,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美学与艺术理论。

〔*〕本文系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攻关规划重点项目“中国现代人生论美学的民族资源与学理传统研究”(2013GH013)的阶段成果。

一、朱光潜的“情趣”说和艺术的人生化

“情趣”是朱光潜情趣人生论美学的核心范畴，它与“趣味”范畴的内涵几乎相同，主要指审美活动中特定的情感取向。以情趣为中心，他认为美是意象——美产生于人的情趣与物的表象契合统一而形成的形象。人的审美情趣随着心境和环境等的不同，就会产生变化。因此，审美情趣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当事物的表象与人的情趣契合统一起来后，美就被不断地创造了出来。朱光潜的这一美学观非常重视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中的创造性作用。以之为出发点，他通过主张艺术的人生化和人生的艺术化，论证真善美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的“情趣”说。

人生的艺术化、情趣化是人生实践的本质规定，我们下文会有特别的论述，这里主要谈谈艺术的人生化。艺术美的研究是朱光潜美学研究的中心。以“美是意象”为理论基点，他强调艺术创造就是艺术境界的创造，认为其核心就是“情趣的意象化”。“每个诗的境界都必有‘情趣’和‘意象’两个要素。‘情趣’简称为‘情’，‘意象’即是‘景’。”^[3]非常明显，朱光潜是通过借鉴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中的意境说，根据意境的“情景融合统一”这一特征来阐发自己对于“情趣的意象化”这一见解的。朱光潜认为，情趣和意象相互依存，两者分开来无法独立存在。只有借助于意象的表现，情趣才有了呈现的媒介；只有经过情趣的选择和浸润，意象才成为了拥有内在灵魂的形象。情趣的意象化就是艺术境界的创造，艺术境界就是艺术作品构成的核心，这是朱光潜对于艺术美的核心观点。

情趣的意象化或者说艺术境界的创造，作为艺术美研究的核心内容，它主要包括艺术家的主体创作心境、客体艺术境界和两者之间的契合统一关系三个构成要素。朱光潜借鉴西方近现代美学，特别是克罗齐“艺术直觉说”的观点对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纯粹的诗的心境是凝神注视，纯粹的诗的心所观境是孤立绝缘。心与其所观境如鱼戏水，忻合无间。”^[4]在“凝神注视”的审美直觉中，艺术境界形成一个独立自足的意象，其中的心理机制是情趣与意象之间的“移情作用”或者“内摹仿作用”，这就是朱光潜对于“情趣意象化”活动的基本观点。

另外，朱光潜所说的“情趣意象化”中还有语言表现的层面。朱光潜不同意把情感思想与语言的关系理解成实质和形式的关系；而是认为情感思想与语言是统一的心理活动的不同侧面，它们之间是平行一致的关系。“思想情感与语言是一个完整联贯的心理反应中的三方面。心里想，口里说；心里感动，口里说；都是平行一致。我们天天发语言，不是天天在翻译。我们发语言，因为我们运用思想，发生情感，是一件极自然的事，并无须经过从甲阶段转到乙阶段的麻烦。”^[5]朱光潜甚至认为情感思想实际上比语言的范围要大，主张它们之间准确来说是全体与部分的关系。“凡语言都必伴有情感或思想（我们说‘或’因为诗的语言和哲学科学的语言多有所侧重），但是情感思想之一部分有不伴着语言的可能。”^[6]以这一看法为思想基础，朱光潜认为“情趣意象化”的过程同时伴随着艺术语言

的表现活动。“每个艺术家都要用他的特殊媒介去想象，诗人在酝酿诗思时，就要把情趣意象和语言打成一片，正犹如画家在酝酿画稿时，就要把情趣意象和形色打成一片。这就是说，‘表现’（即直觉）和‘传达’并非先后悬隔漠不相关的两个阶段；‘表现’中已含有一部分‘传达’，因为它已经使用‘传达’所用的媒介。”^[7]这样，“情趣意象化”与艺术语言表达实际上就构成了一个心理活动的整体，两者只是这一整体的不同侧面。

朱光潜借鉴西方近现代美学对艺术情趣美的相关看法，其中值得关注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朱光潜强调情趣意象化或者说艺术境界创造的灵感性特征。在他看来，艺术家通过“凝神注视”的“直觉”活动之所以能够把情趣和意象统一在一起是完全偶然的，也就是说两者的统一并没有必然性。由此，朱光潜把艺术境界的创造活动与灵感活动直接等同了起来。“诗的境界的突现都起于灵感。灵感亦并无若何神秘，它就是直觉，就是‘想象’（imagination，原谓意象的形成），也就是禅家所谓‘悟’。”^[8]灵感的发生具有一定的神秘性，朱光潜借鉴西方审美心理学中的移情说和内幕仿说，认为其内在机制或者是“以人情衡物理”的移情，或者是“以物理移人情”的内幕仿，这就把情趣意象化的内在机制清楚地揭示了出来。总之，通过突出审美直觉的灵感性，朱光潜把情趣意象化活动作为情感创造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所具有的非理性特征进行了强调。

另一方面，朱光潜突破了西方由康德美学所明确下来的形式主义美学传统，强调了情趣意象化活动的情趣创造性。在康德美学中，非功利性的审美情感是由审美对象的形式所引发的。审美主体在面对审美对象时，试图通过自由的想象来把握其形式，而想象在这种自由的无目的的活动中却偶然契合了认识或者伦理概念目的，这就是康德所谓的审美活动“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超验原则。康德在从“量”的角度剖析审美鉴赏判断的特征时反复强调“判断先于情感”，这就是说审美对象的形式所引发的自由想象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活动是审美情感形成的根本原因。对此，朱光潜明确反驳说：“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但这种关系并不如康德和一般人所想象的，在物为刺激，在心为感受；它是心借物的形象来表现情趣。”^[9]也就是说，朱光潜认为审美活动不是由审美对象的形式所决定的；而恰好相反，是审美情趣意象化时的创造性表现主导着审美活动的展开。审美“直觉”偶然间灵光闪现所发现的意象恰好能够表现审美情趣，这种“情趣意象化”创造了美的艺术境界。

概而言之，朱光潜借鉴融合西方近现代审美心理学的观点，对艺术情趣美的创造奥秘进行了科学而深入的分析。艺术创作是情趣的意象化，朱光潜围绕这一核心观点深入揭示了艺术境界创造的机制。但这并不是朱光潜关于艺术美的观点的全部，“艺术的人生化”才是朱光潜更为重要的关于艺术美的主张。

首先，在朱光潜看来，艺术境界的创造虽然是由审美情趣所主导的，但审美情趣却不是艺术创造的最初起点。“严格地说，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10]艺术家情趣的形成与发展变化，都是

其人生实践影响作用的结果。因此,联系着人生实践来认识艺术、审美,是朱光潜“情趣”说对于艺术美更为重要的看法。

其次,朱光潜多次强调艺术是人生世相的返照,认为艺术与人生世相是“不即不离”的关系。“像一般艺术一样,诗是人生世相的返照。……诗与实际的人生世相之关系,妙处惟在不即不离。惟其‘不离’,所以有真实感;惟其‘不即’,所以新鲜有趣。”^[11]朱光潜以19世纪瑞士美学家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为理论依据,在艺术与人生的辩证统一关系中认识艺术美的创作和欣赏,这也是朱光潜“情趣”说对于艺术美的重要观点。

其中,朱光潜强调人格真诚与艺术创作的本质关联,值得认真研究。朱光潜一直主张人的审美情趣与其天性相关。“文艺趣味的偏向在大体上先天已被决定”^[12]而且他坚持认为,文艺创作在根本上是人的深情至性的表现。因此,“至诚尽性”这一中国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理论主张,经过朱光潜的重新思考,就构成了他理解艺术家的审美创造的核心理据。

在朱光潜看来,艺术家只有通过最高的“真诚”,把自己的天性最自然、最本真地保持好,进而形成自己的审美情趣并进行情趣的意象化,才能创造出艺术美。“‘修辞立其诚’是文章的要诀,一首诗或是一篇美文一定是至性深情的流露,存于中然后形于外,不容丝毫假借。”^[13]艺术是至性深情的流露。朱光潜强调,艺术家应当真诚地从自己的天性出发,努力形成自己的个性,陶养自己的审美情趣。虽然人的个性并不等于其天性,但朱光潜深受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坚持认为从天性出发的真诚就是人形成个性的根本出发点。

客观地说,人的个性是在先天禀赋与后天生活经验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人的先天自然禀赋与后天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以及生活阅历等等,它们共同塑造了人相对稳定的不同于他人的人格特征。但我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内圣之学,强调天地自然规律与人性的统一性,认为人的理想人格是由人真诚地从天性出发,通过努力回归人性与天地自然规律的完美统一而形成的。朱光潜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也强调人“反身而诚”以形成自己的个性人格,进而塑造自己的审美情趣。朱光潜认为,人的独特个性是美的创造和欣赏的出发点,人的情趣个性深刻决定着其与意象的统一,即艺术美的创造。“物的意蕴深浅与人的性分情趣深浅成正比,深人所见于物者亦深,浅人所见于物者亦浅。”^[14]由此,朱光潜形成了自己以“至诚尽性”为深层理据的有关艺术情趣美的观点。

最后,朱光潜的艺术情趣观也体现了人生论美学所主张的真善美贯通的思想。他强调艺术与人生的“不即不离”,已经体现出要求“真与美”统一的主张。朱光潜指出,在艺术与人生的“不离”中,艺术才能给人以真实感;而又因为艺术与人生的“不即”,才保证了艺术的新鲜有趣。这就清楚地指明了“真与美”的统一。关于艺术的“美善统一”比较复杂,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曾用大量篇幅详细深入地剖析这一问题。概括地说,朱光潜认为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作为“无所为而为”的自由活动,“不仅是一种善,而且是‘最高的善’了”^[15]。而就对读者的

影响来说,他认为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是没有道德目的而有客观的道德影响的。“凡是第一流艺术作品大半都没有道德目的而有道德影响,荷马史诗、希腊悲剧以及中国第一流的抒情诗都可以为证。它们或是安慰情感,或是启发性灵,或是洗涤胸襟,或是表现对于人生的深广的观照。一个人在真正欣赏过它们以后,与在未读它们以前,思想气质不能是完全一样的。”^[16]因此,朱光潜也是艺术的真善美合一论者。

二、朱光潜“情趣”说的人生论美学内涵

人生论美学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者以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为基础提炼发展而来的美学理论主张,它将审美艺术人生统一起来,倡导真善美贯通的大美观。^[17]人生论美学一方面提倡审美、艺术、人生的本质关联,另一方面要求对人生境界的艺术化、审美化提升;并且倡导以真善美贯通的大美来建构人生的理想境界。在梁启超、宗白华、朱光潜等中国现代美学家的思想学说中,人生论美学思想已经孕萌和初显,其不同于西方经典美学的内涵和特点,彰显出越来越强烈的社会实践意义。

朱光潜的“情趣”说在根本上追求人生的情趣化,主张从人生整体来审视审美、艺术、人生的融合统一关系,力证“真善美”的终极统一,与其“人生艺术化”探索紧密联系,突出体现了其美学思想的人生论内涵。因为在朱光潜看来,“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情趣愈丰富,生活也愈美满,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18]概括地说,以对艺术美的认识为基础,朱光潜的“情趣”说倡导人生情趣化,揭示了人生艺术化的现实路径。他说:“抓住某一时刻的新鲜景象与兴趣而给以永恒的表现,这是文艺。一个对于文艺有修养的人决不感觉到世界的干枯或人生的苦闷。他自己有表现的能力固然很好,纵然不能,他也有一双慧眼看世界,整个世界的动态便成为他的诗,他的图画,他的戏剧,让他的性情在其中‘怡养’。到了这种境界,人生便经过了艺术化,而身历其境的人,在我想,可以算得一个有‘道’之士。”^[19]也即,朱光潜认为富有纯正艺术趣味的人,即使他不具有艺术创作才华,也能够达到人生情趣化的境界,始终对人生保持浓厚的艺术化审美兴趣。如此一来,朱光潜就以“情趣的意象化”这一美学本质论为理论基础,使“人生艺术化”增加了可实践性,标志着“人生艺术化”理论的成熟。正如金雅所说:“朱光潜的‘人生艺术化’理论,以情趣人生为核心,既受到梁启超趣味人生精神的影响,也吸纳了中西美学尤其是西方现代美学的滋养。从情趣出发,朱光潜也有自己的发展和特点,对‘人生艺术化’理论的成型、演化和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

关于朱光潜“情趣”说的人生论美学内涵,我们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朱光潜主张人生的情趣化,此处的人生并不指狭义的实际人生,而是指由谋生、认知和审美等统一起来所构成的整体人生。所谓狭义的实际人生是指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主要由谋生活动所构成的日常生活。实际人生的日常功利性决定了情趣与

之无关；而在整体人生中，则可以因为艺术活动在整体人生中所具有的重要性而使整体人生实现情趣化。朱光潜就是从人生的整体、全体来把握人生的情趣化的。“人生是多方面而却相互和谐的整体，把它分析开来看，我们说某部分是实用的活动，某部分是科学的活动，某部分是美感的活动，为正名析理起见，原应有此分别；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完满的人生见于这三种活动的平均发展，它们虽是可分别的却不是互相冲突的。‘实际人生’比整个人生的意义较为窄狭。……我们把实际生活看作整个人生之中的一片段，所以在肯定艺术与实际人生的距离时，并非肯定艺术与整个人生的隔阂。严格地说，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之，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无创造、无欣赏的人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21]从人生的整体来看，从情趣出发的艺术活动是其必不可少的重要构成部分，人生活本身也离不开艺术性的创造和欣赏；反过来看，艺术情趣又源自于人生整体，即人在艺术上的情趣、爱好又源自生活中自己从个性出发与景物不断地交感共鸣。由此，人生的情趣化是人生整体活动的必然取向。

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谋生活动可以说是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在朱光潜看来，日常谋生活动的功利化决定了它在根本上是与艺术、审美无缘的，因此他的情趣人生论美学思想绝对不能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来理解。局限于日常生活层面，强调家庭环境的美化，要求生活用具的雅致精良，追求服饰装扮的美丽漂亮，甚至是追求生活方式的情调等等，这些都属于经验性的生活美学的内容。生活美学在本质上主张享乐，推崇形式美，这与人生论美学追求人生境界的审美化提升是有根本性区别的。在我国古典美学思想和西方的唯美主义思潮中，生活美学的精致思考都不罕见。但这些都与朱光潜的情趣人生论美学并不相同，且不说朱光潜的情趣人生论美学所主张的情趣人生源于人生主体洞察生命本质后，从生命的健康活力出发所倡导的人生实践的情趣盎然；仅就朱光潜提倡情趣人生论美学的目标、动机来看，他的情趣人生论美学所关注的也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绝不是单纯地追求生活的精致化、享受化。

朱光潜从整体人生来理解艺术、审美与人生的统一性。这是因为认识世界、欣赏艺术等超越谋生活动的人生内容在整体人生的构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山的高度不是由山谷的高度而是由最高峰的高度所表示的那样。同样，我们描绘生活的富有意义，用的是它的高峰而不是它的深谷。”^[22]因此，人生整体的性质是由超越谋生层次的科学认识、艺术实践等人生活动决定着，而不是相反；艺术、审美活动与人生活动的关系首先也应该从人生整体来认识。

特别是，人生离不开艺术。这主要是指人生整体中不能只有谋生活动，而没有艺术、审美情趣的位置。艺术活动在根本上就是创造活动、欣赏活动，缺少了创造和欣赏的人生，这是无法想象的。因为人生如果没有创造，那就只能是被动地、机械单调地重复每天的日常生活内容，譬如机器的活动、动物的本能生存。人的日常谋生活动如果没有了创造和发展，人还有什么资格被称作人呢？同样，

没有了欣赏活动,那么人就不会去讲求人生表现的完美与精致。只要能够活着、活得舒服,什么都可以去做,没有底线、没有理想,其人生境界是可以想象的。另外,完美的人生需要艺术表现来激发、活跃生机。正如朱光潜所说:“健全的人生理想是人性的多方面的谐和的发展,没有残废也没有臃肿。譬如草木,在风调雨顺的环境之下,它的一般生机总是欣欣向荣,长得枝条茂畅,花叶扶疏。情感思想便是人的生机,生来就需要宣泄生长,发芽开花。有情感思想而不能表现,生机便遭室塞残损,好比一株发育不完全而呈病态的花草。文艺是情感思想的表现,也就是生机的发展,所以要完全实现人生,离开文艺决不成。”^[23]求真、向善和尚美是人性和谐发展不可或缺的三个重要方面,缺少了艺术则根本谈不上人性的和谐发展。

总之,朱光潜的情趣人生论美学从人生活的整体来理解艺术与人生的统一性,既深刻揭示了“艺术的人生化”性质,又指明了整体人生活活动追求人生境界提升,努力于人生情趣化的本质规定性。这对我们全面理解艺术、审美与人生的统一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与此同时,朱光潜所力倡的情趣人生又蕴含着真善美贯通的大美追求,很值得关注。他认为,情趣人生作为“无所为而为”的自由人生,既是人生主体的人格の至诚至真表现,同时也是至善的活动,这就实现了人生真善美相贯通的大美境界。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人们在以审美的态度严肃地要求自己在人生活中真诚地展现自己的人格本性时,这就达到了情趣人生以自我实现为最终追求的真正自由境界。在这种情趣人生的自由生命活动中,无论是求真,还是向善,它们都与美统一了起来,正如朱光潜所说的“不但善与美是一体,真与美也并没有隔阂”。^[24]

三、朱光潜“情趣”说的美育实践启示

情趣教育是“情趣”说的实践指向,也是其人生论美学思想的重要特色。情趣教育的实践价值,事关以情趣为中心的理想人生境界能否实现。朱光潜非常重视这一问题。

朱光潜认为:“趣味是对于生命的彻悟和留恋,生命时时刻刻都在进展和创化,趣味也就要时时刻刻在进展和创化。”^[25]生命的健康活力,决定了趣味时刻在进展、创化的根本规定性;而从生命的本质来理解艺术情趣、审美情趣,也使朱光潜的情趣人生论美学思想超越了一般的“生活美学”观点,变得深刻而富有理论启示意义。针对情趣的新鲜、创化本性,他提出情趣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引导情趣教育对象的艺术情趣从偏狭走向纯正、从陈腐僵化走向新鲜,其中通过增强学问修养以培养纯正的艺术情趣在朱光潜看来是最为关键的。所谓情趣的纯正是指趣味广泛,对不同流派、思潮的作品都能给予客观的价值评判,没有情趣偏见。朱光潜的观点是人因为资禀性情、身世经历和传统习尚的影响,自然会有文艺情趣上的不同嗜好,而且人培养纯正文艺情趣的过程也是从偏嗜某类艺术价值开始的。不过,努力拓展自己的情趣范围,以求对不同类型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都

能客观地评判,是人培养自己的艺术情趣时应该追求的目标。

在朱光潜看来,接受文学教育、提升学问修养是培养纯正文学情趣的根本路径:“我们应该做的功夫是根据固有的资禀性情而加以磨砺陶冶,扩充身世经历而加以细心的体验,接收多方的传统习尚而求截长取短,融会贯通。这三层功夫就是普通所谓学问修养。纯恃天赋的趣味不足为凭,纯恃环境影响造成的趣味也不足为凭,纯正的可凭的趣味必定是学问修养的结果。”^[26]我们通常认为,情感教育应该以情感的陶冶为主要途径,朱光潜则在强调“怡情养性”之外,还把“学问修养”看作核心,这是引人注意的。特别是关于磨砺陶冶先天性情和学习接受各方传统习尚,他明确指出,“你玩索的作品愈多,种类愈复杂,风格愈纷歧,你的比较资料愈丰富,透视愈正确,你的鉴别力(这就是趣味)也就愈可靠”。^[27]更多地玩索作品以提升学问修养,这里的学问修养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学问修养呢?很自然地,朱光潜所说的学问修养主要是关于艺术技巧的学问修养。正如他在谈到读诗时所说的,“读诗就要从此种看来虽似容易而实在不容易做出的地方下功夫,就要学会了解此种地方的佳妙。对于这种佳妙的了解和爱好就是所谓‘趣味’”。^[28]所谓“了解此种地方的佳妙”指的就是关注艺术家在艺术表现上能够“道别人不能道”的艺术创造性所在。因此,朱光潜所要求的学问修养主要指的也是对艺术技巧的关注。在这里,求知与审美是统一的。

朱光潜的情趣教育思想不仅对我们当下美育活动的开展有启发意义,而且对人生论美学所主张的人们努力追求的“人生审美化”也有积极影响。概括地说,朱光潜的情趣教育思想首先能够启发我们重视艺术美育,关注对艺术情趣的培养。就美育实践来说,自然美育和社会生活美育固然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但它们都远不如艺术美育的价值突出,因为艺术美比自然美和社会美更为集中地体现了人类的审美情趣。

朱光潜把艺术美育看作美育的本体,特别强调艺术美育中的情感教育、情趣教育。他认为,人们对艺术的兴趣爱好是从偏嗜某一类作品开始的,然后在不断的艺术欣赏和创作练习中,其审美情趣最终被引导至趣味纯正。他的这一情趣教育思想,以纯正情趣的培养为目标,清楚地指明了艺术美育的客观规律,也为艺术美育实践指明了具体的教育内容:我们在开展艺术美育时,必须特别重视艺术作品的选择问题——即应该选择合适的艺术作品以更好地引导艺术欣赏者的审美情趣的养成。施教者应该客观、准确地地区分艺术价值的高低不同,有序选择合适的艺术作品使受教育者在形成、发展艺术情趣时,能够培养起纯正的艺术情趣。另外,艺术美育中要特别关注对艺术技巧相关知识的教育。艺术作品的艺术性突出表现在相关艺术技巧的创新和创造性运用上,艺术美育着眼于此,有助于艺术欣赏者审美情趣的有效培养和陶冶。

其次,朱光潜的情趣教育思想把对情趣人生的实现作为美育实践的终极目标,这启发我们在艺术美育实践中应该具有超越单纯的艺术领域,努力关注人生整体的宽广视野。积极引导美育对象实现对真善美相统一的大美人生境界的追

求,也应该成为我们当今美育实践的重要目标。他的情趣人生理想在根本上是一种自由人生境界。这启示我们在美育实践中也要努力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超越仅仅满足于更好地谋生的庸俗状态,积极拓展丰富的生活情趣以展现出生命本有的健康活力,进而谋求艺术与人生的统一、真善美融合的人生境界的实现。

最后,朱光潜的情趣教育思想中实际上包含着努力陶冶美育对象审美人格的目标,这启示我们应该关注美育对人格陶养的重要作用。情趣在根本上反映着审美主体的个性,因而以培养纯正审美趣味为直接目标的情趣教育则必然影响着对个性人格的培养。情趣教育的方法中虽然主要是相关艺术知识、美学知识的教育,但这些知识教育是实践性的,它在根本上还是指向了“怡情养性”。因此,所谓纯正的审美趣味实际上还是一种健康、客观的情感好恶取向。而鉴于情感活动在人的整体心理活动中的突出重要性——它处于认识和意志之间,对人的认识活动和意志活动都有相应的影响。这就决定了,在人的个性人格的陶冶、培养过程中,情感活动发挥着特别突出的重要作用。由此,情趣教育的“怡情养性”在培养人健康、客观的情感好恶取向中,也能够直接作用于人的健康和谐人格的陶养。

总之,在当今社会工具理性大行其道的背景下,物质生活丰富充盈而精神生活贫乏已经成为制约许多人的生活质量提升的重要问题。满足于金钱富足,而人性尊严意识薄弱,是人文修养的缺失所造成的。朱光潜所主张的情趣教育重视艺术美育,关注人的人生境界的提升,致力于人的人格陶冶,具有特别突出的人文意义,对当今美育实践的创新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

注释:

[1]金雅:《人生艺术化与当代生活》(第二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2][17]金雅:《人生论美学传统与中国美学的学理创新》,《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2期。

[3][4][5][6][7][8][11][14][25][28]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54、49、93、93、95、52、52、55、352、351页。

[9][15][16]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46—347、324、319页。

[10][13][18][21][24]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91、91—92、96、90—91、96页。

[12][19][23][26][27]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73、163、160—161、175、176页。

[20]金雅:《人生艺术化与当代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4页。

[22]童庆炳主编:《现代心理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24页。

〔责任编辑:李本红〕